



33-36

兒童文學的領航者—

訪《國語日報》董事長林良

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研究生

萬麗慧

在經濟日漸富裕的社會條件下，現今臺灣兒童文學的發展，已漸漸呈現出多樣的風貌，但只要是談到兒童文學，很多人都一定會提到兒童文學界的大老—林良，這位前輩深耕兒童文學創作及翻譯園地多年，並伴隨《國語日報》一起成長、努力推廣兒童文學，是兒童文學的創作者也是教育家。此外，林良還以筆名子敏，書寫散文，那位在《小太陽》中，總是在夜半寫稿、忙碌異常，卻對家人有著無比的思念和情意的慈父，幾乎成了每位喜愛林良散文的讀者心中對他永遠的印象，《小太陽》更彷彿已經成為林良的代名詞。

臺北市立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系主任陳正治表示，林良的作品約可分為三類，一是寫給兒童看的兒童文學，一是翻譯給兒童看的兒童文學，另一則是寫給大人看的散文。而不論在兒童文學和散文的創作上，林良都有傑出的表現。

日常生活都是寫作的題材

林良寫作的題材，選擇的幾乎都是一些與生活緊密相關的主題。對於這點，林良表示：「文學的重點是在表達，讀者讀的是作者對題材的處理，而不是題材的本身。」因此他並不在意把平凡的日常生活拿來當做寫作題材，就像他最喜歡的杜甫，有一首詩《贈衛八處士》中所描寫的「夜雨剪春韭」的生動畫面，題材就是來自平凡的家庭生活，而《小太陽》所描述的也不過就是一個忙碌的父親，每天都會面對自己的孩子，卻沒有時間和孩子們交談、遊戲所萌生的愧疚感，卻深受讀者喜愛。林良認為，文學的價值是在滋潤心靈，他很希望透過作品，讓讀者更能體察出日常生活中的樂趣。

同樣的，在創作兒童文學時，林良也傾向選擇以兒童生活中能直接經驗到的單純事物來創作，像是小狗、小鴨、山、水果等，希望透過文學的魅力，讓孩子們能發現更多生活中的趣味。對於這樣單純的題材，有不少人認為早已與現代社會脫節，建議他選擇一些單親家庭、拐騙兒童、性騷擾等現代兒童較可能面對的問題加以發揮，但林良認為，孩子認識社會的過程應該是漸進的，他的創作，主要是針對5~8歲的小孩，而像這樣年紀較小的小孩子，就應該給他們最美好的東西，讓他們看到社會的光明面，他相信這些東西才會是他們日後長大改善社會的立足點，太早知道社會的黑暗面，只會讓他們以為社會就是這樣，沒辦法改變，所要做的只是讓自己變得更厲害，而這顯然是不正確的。

淺白流暢的文學風格

在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時，林良會取材的另一個題材則是比較具有教育意義的，主要是希望透過說故事的方式，幫助兒童了解一些基本符號、形狀或名稱，他表示：「創作這類作品的目的，並不是用來考試之用，而是以讓孩子親近、熟悉周遭的事物為主要的目標。」，例如在《我會打電話》中，述說的是一個小孩子，因為要打電話給朋友，於是開始認識阿拉伯數字；《小圓圓跟小方方》則是藉著小圓圓和小方方套不起來的故事，讓孩子認識到圓形和方形的不同。

在林良創作的兒童文學中，文字淺顯易懂、文筆白話流暢一直是他的特色。林良表示：「文學的樂趣有一部分是在聽覺上」，有些過分咬文嚼字的文字，通常要經過解釋才能讓別人



明瞭，例如《三字經》中的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，小孩子直接聽到的只是「狗」不「叫」，而不能立刻了解它真正的意義。他表示會選擇盡量用孩子認識的字來寫作，多少是與自己在《國語日報》社的工作有關。雖然不用難字、澀字，但林良表示，其實這也是一種文學上的挑戰，因為我們在寫作時早已習慣用一些成語或艱難的形容詞，來表達自己的感情，這樣做可說是既方便又精確，一但限制只能用淺字，反倒變得不容易了。

這樣的寫作要求也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他的散文寫作風格，林良的散文風格同樣是淺白順暢，用字不深，但它的《小太陽》從1972年出版以來，至今已經超過一百多刷，且在原出版社「純文學出版社」關門後，又由「麥田出版公司」買下繼續承接，這在今日各式文學風格併出，文壇新秀不斷湧現的文學市場上，更彰顯出其不褪色的魅力，探究其原因，林良只客氣的說：「其實不論是給小孩看的兒童文學或是給大人看的散文，我的寫作風格都是一樣的，只是內容和感情著墨的地方不同，譬如有些事是大人會思考、會關心的問題，如：家庭、子女等，小孩就不會關心。」因此，爲了區隔期間的不同，在寫兒童文學時，林良用的是自己的本名，但在寫散文時，則特別取了一個筆名——子敏。

期許更多生活兒歌的誕生

除了以淺白流暢的文筆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，林良也有不少強調聽覺樂趣的兒歌作品。他解釋，一般的兒歌，起源都與方言有關，具有簡單的節奏感和音感，利用的是節拍和同音的韻腳趣味，所以兒歌是兒童學習語言的一個絕佳途徑。林良也發現：目前國內兒歌的創作者，多半是兒童文學作家，而非學音樂起家的，因此普遍音樂感較弱，這也造成有些兒歌多半只能吟而不能唱。林良十分希望兒童文學作家能與專業的音樂家互相合作，創作出更多既有音樂性又有學習性的兒歌，像在日本，就可以發現許多與生活有關的兒歌，如：洗手歌、洗臉歌等，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目標。

兒歌確實是每個人兒時的記憶中很難忘懷的一部分，卻也是所有兒童文學翻譯中，最艱難的一部分，「經常只有十幾行的兒歌，翻譯起來的時間可能比一本散文式的兒童文學還要久」，林良笑著表示，像兒歌、童詩這樣的作品，其實是充滿著原語文的結構與趣味，而這些結構與趣味，在轉換成另一個語言時，幾乎就全然喪失了，因為要在翻譯時達到同韻是很難的，但林良會要求至少譯到韻式相同，也就是押韻的方式相同，如原文為隔行押韻，翻譯成中文也應該保持隔行押韻的原則，此外，音步也應該是相同的，也就是要有相似的節拍，這樣才不會失去原作所要表達的趣味。

林良表示，有些兒歌甚至是沒有意義的，只是一串聲音的組合，林良就有一次很深的印象，他記得曾應某出版社之邀，翻譯一本《愛莉絲夢遊奇境》的續集《尖嘴妖的故事》，故事中有一段稀奇古怪的文字，他從來不會在字典上看過，好不容易遍尋各大字典也不過發現一、兩個字，經過追根究柢，最後才發現，原來那些字都是作者在自己的一本書中自創的，那些字都是藉由那本書中一個雞蛋人的角色說出來，且為每個字下出自己的定義，瞭解了這個源頭，林良才得以順利完成手邊的翻譯，這真是一個翻譯家鏗而不捨的執著。

兒童文學題材應更多元

由於林良十分清楚自己翻譯書的閱讀對象是小孩，因此不用難字、澀字，但又特別強調「翻譯出來的作品不應過分繞舌，畢竟忠實原文雖然重要，忠實本國語言也是很重要的。」翻譯過《愛莉絲夢遊奇境》的語言學博士趙元任，曾公開表示他的翻譯原則是，先看幾遍原文，了解了原文所要表現的味道，然後把書拿開，想想用中文應該怎樣說。而這樣的原則也是林良所遵循的，「翻譯書的中文也要自然」是從事兒童文學翻譯多年來，林良一向秉持的原則。

除了由出版社指定的翻譯書，林良最喜歡透過翻譯介紹給國內兒童的文學作品，恐怕還是他一慣喜歡的散文風格強烈或是題材較適合兒



童的作品，像《夏日海灣》是一部美國的作品，故事描寫的是在一個夏天，父親帶孩子去海邊避暑，故事的結尾也是夏日的結束；《月夜看貓頭鷹》描寫的是一位父親在半夜，帶著孩子上山去看貓頭鷹，直到太陽升起，故事也在歸途中結束；《大猩猩》則是一個小孩，因為父親太忙，於是在夢裡夢到了一個大猩猩帶他出去玩，自然不鑿痕跡的顯現了孩子對父親的需要，這些書的原文都是適合孩子閱讀且難得的散文佳作。

對於國內兒童會不會因為讀了太多國外的兒童文學，而只知道有安徒生童話，卻不知道許多屬於中國的民間故事？林良認為，在文學的領域裡，我們並不需要因過分自卑而刻意強調我們有本土的兒童文學。他認為，像原始的民間故事，是每個民族都會有的，沒有必要刻意強調，倒是現代的兒童文學創作需要加強，林良表示：「我們的重點不應該是強調『國外』與『國內』，而是強調『身邊的』和『想像的』事物」，像我們的兒童可能知道外國童書中經常出現的知更鳥robin，卻不知道臺灣有名的紅嘴黑鵝，不認識臺灣的水牛，卻知道美洲的野牛buffalo，這是不應該發生的現象，很顯然的，我們的兒童文學創作確實有亟待加強的地方。

這點從書店也許就看得更清楚了。林良表示，現在的書店看上去似乎已經有很多的兒童文學讀物，但這不是事實，因為這些兒童文學的題材都是一般性的，內容都還不夠多元。甚至如果一個單親家庭的小孩要找一本關於單親家庭的書，在國內恐怕也是找不到的，因為大多數不是在單親家庭裡成長的小孩不會關心這樣的題材，出版市場太小、太有限，因此市場不會有這樣的產品出現。

但在網路出現後，林良認為多多少少解決了一些題材多元性的問題，兒童網站已經可以做到，當兒童進入一個網站，看到一頭牛，點選其中一個相關按鍵後，他知道了牛還有很多種，如水牛、黃牛、犛牛等，又點另一個相關按鍵，他知道了牛的身體構造，但以目前紛紛成立的眾多兒童網站來看，林良覺得材料和內

容是有了，但是文學的技巧與趣味卻不夠，還需要努力加強。

文學是一種探索，永遠有新的可能

林良始終相信，兒童文學有它這個領域可以獨立存在的趣味，面對近來市場上最受歡迎的繪本，林良的看法是，圖畫只是吸引兒童接近書本的一種方式，但如果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，則是一種停滯，畢竟文字可以讓孩子熟悉語言的運用，也是一種思考方式的訓練，而這些都是純粹的圖畫書所無法給予的。

至於各種專門學科教育類的兒童讀物漸受重視，但卻普遍缺少同時具有某項專業又有文學創作能力的兒童讀物作家，面對這種情形，林良認為：「讓兒童文學作家和其他專門學科的專家一起合作，會是一個好的方法。」在日本有一本《冰海小鯨》的童書，就是一位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老師，想要藉著鯨魚來表達成長的故事，於是找來他從事鯨魚研究的學生，一起合作完成；另外還有位作家寫了一本《人怎麼會放屁？》，寫作的過程中，作家也是靠著與醫生和心裡學家的合作，才能合力完成這樣一本具有正確知識，卻又充滿文學趣味的童書，因此他十分鼓勵這樣的嘗試與努力。

耕耘兒童文學園地多年，看到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作家，紛紛投入兒童文學創作的領域，林良的看法又是：「文學是一種探索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探索途徑。」像李潼以少年小說見長，管家琪和方素珍以童話見長，王淑芬則以描寫小學生的生活見長，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風格，甚至如小野這位原本不創作兒童文學的知名作家，也有跨入兒童文學領域的作品產生，雖然不少人對這類作家的批評不少，認為除了原有的名氣，他們的創作並不適合孩子閱讀，但對這些批評，林良卻持著最開放的態度：「給創作一個指令，那怕是最小的指令，都會扼殺了創作」。林良表示，雖然自己喜歡用兒童了解的文字和語言來創作，但並不表示大家都要向他學習這樣的風格，才叫兒童文學，他覺得散文所以可以呈現多采多姿的面貌，就是因為沒人管，相反的現代詩，就是因



爲有太多人在管，才失去了應有的生命力，我們應該讓兒童文學自由的發展，也許就會有新的東西產生。

童書市場需要培養才能壯大

由於目前國內兒童文學創作環境不佳，林良表示政府應設立各種獎金鼓勵創作，畢竟以國內兒童讀物有限的市場，是很難要求民間出版社去做賠錢生意的，當然身爲《國語日報》的董事長，林良對於兒童文學一直是不遺餘力的推廣。林良認爲：「讀者是需要培養的」，所以《國語日報》花了很多時間在經營學校課外讀物的市場，他認爲與其一味的要求出版社降價銷售，還不如積極培養讀者圖書消費的正當性，就像買好衣服要錢、看好電影要錢，看好書當然也要花錢，以他的觀察，這一代年輕的父母已經願意花較多的錢替小孩買書，這些小孩長大後，他們一定更肯花錢買好書給孩子看，他相信國內的童書市場在逐漸的培養下，應該會漸漸擴大。

對於國際市場的開拓，林良認爲雖然讓世界知道日本有一個桃太郎、義大利有個小木偶、丹麥有個人魚公主、英國有個愛莉絲，中國也有個孫悟空很好，但除此之外，如何持續的利用各種國際兒童文學交流機會，將臺灣目前的各式兒童文學翻譯出去，應該是遠比去討論要翻譯哪一部經典兒童文學創作有意義得多，因爲唯有如此國際市場才有更多機會了解臺灣的兒童文學全貌。當然，除了作品本身，以繪本爲主的格林出版社，在郝廣才的帶領下，能藉助世界各地知名插畫家及兒童文學作家的合作，成功開拓國際市場的做法，也讓林良覺得十分佩服。

林良的兒童文學創作生涯，其實是伴隨著第一份工作，也就是在《國語日報》編輯兒童版副刊的機緣而展開的，《國語日報》創社至今已50餘年，林良也已高齡76，雖然身體依舊

健朗，但辛苦了一輩子，《小太陽》中的三個女兒也都各自成家立業，林良這位讀者心中永遠的《小太陽》，也有了在80歲退休的打算。退休後，少了辦公室的行政瑣事，林良打算花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最喜歡的兒童文學創作，至於散文作品，對原本就勤於筆耕的林良也不是難事，因爲他早就在日常生活中寫了一大堆稿子，只待空閒下來，找個時間依主題整理出書即可，看來喜歡林良兒童文學和散文作品的讀者有福了。

林良小檔案

姓名：林良（男）

筆名：子敏、小良、恒、牡丹、子安、良、敏

籍貫：福建同安

生日：1924.10.10

現職：國語日報董事長兼發行人

學經歷：師範大學國語專修科畢業

淡江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畢業

曾任小學老師、新聞記者、師範大學兼任講師、國語日報編輯、編譯主任、出版部經理、社長

於1965至1966年主編教育廳「小學生」半月刊

得獎紀錄：

1970中國語文學會中國語文獎章

1971省教育廳中華兒童叢書最佳寫作獎

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聯絡處兒童讀物金書獎

1973《小太陽》獲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文藝創作獎

1985《鄉情》獲台灣省文藝作家協會兒童文學類中興文藝獎

1995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國家文藝特殊貢獻獎

資料提供：

世界華文兒童文學資料館、國語日報